

南宋文苑

第二
八册



南宋文範卷三十一 目錄

書

見明道先生書

答陳瑩中書

答陳瑩中書 其二

答胡康侯書

論時事劄子

答李丞相書

答王從一教授書

上時政書

與張德遠書

答符秀才書

上曾內翰書

上胡察院書

楊時

楊時

楊時

楊時

楊時

許翰

葉夢得

呂頤浩

李光

李光

翟汝文

朱松

蠲逋欠劄子

張嶠

南宋文範卷三十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書

見明道先生書

楊時

某鄙樸無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竊慕古人之學誦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有日矣然以淺聞卑見未能灼知古人大體故刻意雖堅終未有得也嘗觀古之爲士者所至遠近雖不同其秉節勵行皆有以自立于世豈其材悉能過人耶特以先王敎學之道明而士於此時無私習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廢故家遺俗隨以熄滅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墜之敎駕說於當世而從之遊者若參之魯師之辟由之嘯師之過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過人也然其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餘言遺行有後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窮者則士之所得依歸豈曰小補之哉自秦漢迄於魏晉隋唐之間明知之士見於其時不無人矣閒有一節一義可

稱於世者槩以聖人中道非過則不及豈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學無師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較古則學之難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異端熄邪說詖行不作於下士之朝夕蹈襲者無非禮樂之閒則其學豈不易致耶末世以來諸子百家異端並起是非紛錯無所考正士之始學者如適九達之衢從橫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導其前則終身未見其至也嗚呼師道廢久矣後世之士不能望見古人之萬一也豈不以此歟某嘗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學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調官至京師於朋遊閒獲聞先生之緒言鄙俗之心固以潛釋於是慨然興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遠矣尙或誦其詩讀其書論其世想見其爲人而師之又况親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後矣此區區所以有今日之請也先生其將哀其愚憫其志而進之使供灑埽於門下則千萬幸甚

答陳瑩中書

楊時

辱示法界三門大旨引據精博極儒佛之奧使蔽陋者與聞焉幸甚幸甚然其閒鄙意有疑者敢不請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賁之彖曰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剛柔相雜賁之所以爲文也白賁受色者也賁無色色色者也惟有質爲能受惟無色爲能賁爻之辭曰白賁而卒乃曰賁無色斯謂之普融可也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此學者之事而已謂之會色歸空吾儒之書或恐無此意也孟子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則爲詩猶有得失焉爲之高叟是固而已非知詩者則爲之一言恐未足以蔽二南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二南固在其中矣恐不須他求也顏淵三月不違實非由仁者蓋有時而違也然而其復不遠矣故以復之初爻當之復之未遠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夫坤之初陰始凝也未至乎堅冰矣而卒乎堅冰者理之必至也辨之者不於始凝之時而於堅冰而後辨則鮮不及矣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此二爻以禹稷顏淵出入往來之事當之亦恐

不相似也夫乾一變而爲姤五變而爲剝坤一變而爲復五變而爲夬復者陽之來而剝者陰之極也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故剝窮而反反而復陰極故也竊意剝者其乾之終乎自古亂臣賊子其初豈有意哉馴致其道以至於此耳故易於小人幾微之際每致意焉姤之辭曰女壯勿用取女姤之初陰始生也女也者陰始生之象也始生未至於壯也而有壯之道焉猶坤所謂履霜堅冰至也故曰勿用取女蓋取之則引而與之齊引而與之齊則終末如之何也已昔陽城之於唐其任職非不久也其初裴延齡未用也不於未壯之時止之至天子將用爲相乃欲取白麻裂之而哭于庭豈不晚乎夫白麻王言也不可裂天子之庭非哭所也以是而處昏主亂相之閒其免也幸而已矣故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蓋于其未壯而止之使勿行也與坤初六異矣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而其卒也有疑陽之戰順而無以止之故也自姤至於剝陰之進極矣坤順而艮止剝之所以成象也觀剝之象則

知所以治剝矣故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爲之而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尙消息盈虛
無時而不然獨於剝言之者蓋君子小人相爲消長至剝而極矣
此成敗之機而邦之興喪繫焉雖動息語默之微一失其機不可
復救矣况施于事乎東漢之衰君子欲以力勝之引姦凶而授之
柄卒至乎俱喪兩敗而國隨以亡不知此故也後之治剝者可不
監之哉至於夬則陽之進極矣君子眾而小人獨其夬之易矣然
疾之已甚亂也故莧陸夬夬雖中行僅无咎而已未光也况過之
乎當是時若禹之班師可也夫亂世不能無君子治世不能無小
人特其消長異耳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故治世能使小人不
爲惡而已不能絕之使無也此處夬之道也承示論坤復之義故
輒及此以取質左右高明以爲如何或未中理幸明教我

答陳瑩中書

其二

楊時

康節先天之學不傳於世非妙契天地之心不足以知此某蓋嘗

翫之而陋識淺聞未及足以叩其關鍵八卦有定位而先天以乾
巽居南坤震居北離兌居東坎艮居西又以十數分配八卦獨艮
坎同爲三數此必有說也以爻當期其原出于繫辭而以星日氣
候分布諸爻易未有也其說詳于緯書世傳稽覽圖是也楊子草
玄蓋用此耳卦氣起于中孚冬至卦也太玄以中準之其次復卦
太玄以周準之升大寒卦也太玄以千準之今之厯書亦然則自
漢迄今同用此說也而先天以復爲冬至噬嗑爲大寒又謂八卦
與文王異若此類皆莫能曉也康節之學究極天人之蘊玩味之
久未能窺其端倪況敢議其是非耶以公之精識貫通古今於先
天必能洞見之矣願疏示一二所論康節學伏羲溫公學仲尼某
亦不知其說夫自八卦重而爲六十四易之大成也孔子於易贊
之而已竊謂無所加損焉而分爲二說皆深所未諭也併乞開示
夫孔子之贊易尤詳于乾坤二卦繫辭中論釋諸爻亦多矣然未
有及象數者豈得意而忘象真孔子之學耶無由面承東望徒增

仰企耳

答胡康侯書

楊時

劉質夫受經于明道伊川之門積有年矣其論元年之議詳甚某故未敢輕議其說蒙錄示第一段義非高明不見鄙外何以得此幸甚幸甚公之用意精深非淺陋所能窺其闢奧然意有所疑義不敢默姑試言之所謂元者仁也仁者心也春秋深明其義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其說似太支離矣恐改元初無此意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也秦以亥爲正失其旨矣斗綱之端連貫營室織女之紀指牽牛之初以紀日月故曰星紀五星起其初日月起其中其時爲冬至其辰爲丑三代各據一統明三統常合而迭爲首周環五行之道也周據天統以時言也商據地統以辰言也夏據人統以人事言也故三代之時惟夏爲正謂春秋以周正紀事是也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爲也若謂以夏時冠月如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若以夏

時言之則十月隕霜乃其時也不足爲災異周十月乃夏之八月
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正朔如建子丑是也雖用夏時月
不可謂改正朔鄙意如此公試思之如何如未中理更希疏示以
開未悟

論時事劄子

楊時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茲誤辱薦論被旨召對
疏遠賤吏得一見君臣父子之榮願畢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
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學不足爲世用加之衰病繭然無以自効
日想東歸爲首邱計惟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
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爲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國乃所以謀
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以疏遠雖欲有言無由上
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倘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爲朝廷
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愼而輕以
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觀榜示宣和六年未納稅賦租賦沿
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尙慮監司州縣別作
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
議朝廷支降錢物應副卽不聲說只爲流移及盜賊人戶方免今
廣濟軍以放稅降官衝替則前日詔令皆爲虛文耳夫安土伏業
之民不爲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爲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
姓何憚不流亡而爲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爲患豈
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
皆不可去獨以信爲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爲不可用則已如
以爲可用則存信猶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
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爲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尙可追改
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副庶幾民信而從之
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

率爲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推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蓋嘗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推茶淨利均爲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推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冒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實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阱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推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厯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不復更制尙慮喜于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推法愈密是推之又推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寬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黃茶每觔不過二三十錢

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哀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爲功苟冒恩賞今以歲課最高爲額上戶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倍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推貨不得根究來厯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熙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厯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爲捕獲則妄引來厯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厯之法無追呼之擾蠲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推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熙寧間有獻議再推者方神考大有爲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爲以是爲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爲隣

祖宗優卹之特異於他路蓋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賴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數在人戶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爲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陪費與茶引等迫于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追譴責亦不免敷派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司督責必以舊額爲責哀刻之吏務以應便爲功則所取無有限度其爲害益

也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爲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

四轉般

轉般蓋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爲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紿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飢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寬而中都無可爲者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于漕臣之家取于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爲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爲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爲紛紛無益于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州郡無一

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紬絹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時民間得錢頗以爲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蓋有白取之者產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爲表裏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爲錢爲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爲邦用之根本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陪費已多況又未必得也若今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戶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亦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爲民害蓋州郡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若嚴約束穀價雖依發運司和糴之利不得故